



宗密之傳記及其著作

(續上期)

三

從宗密的傳記來看宗密的一生，他自活躍時代以後，專心從事著作，以一禪者立場，精通華嚴學、唯識學、起信論等，寫成許多典籍，倡導其教禪一致說的思想特色。關於宗密的著作，在其傳記及各種記錄中，雖然都有記載，但其所記多寡不一，並不完全。現在綜合各種傳記及經錄所記，舉述如下：

①禪源諸詮集都序（見大正藏四十五冊；正續一〇三冊）

此書在法界宗五祖畧記、凝然目錄、諸宗章疏錄等，均已著錄。

宗史卷二〇五藝文志，著錄爲「禪源諸詮」二卷。關於本書之印行、流轉、注釋等，鎌田博士在第四章附節「萬曆四年刊『禪源諸詮集都序』」，有詳細敘述。其現存的最古板本，經我國冉雲華教授研究，爲現在大英博物館所藏的五山版。「禪籍志」目錄，對本書有如下之簡介：

圭峯禪源諸詮
定慧禪師宗密，稟曹溪道于遂州道圓和尚（圓嗣荆南惟忠，忠嗣磁州法如，如嗣蒙山光寶，寶嗣荷澤神會，會嗣六祖慧能），承華嚴宗于清涼澄觀法師（觀嗣賢首法藏，藏嗣雲華智嚴，嚴嗣始祖終南法順）。初住鄆縣草堂寺，復移終南圭峯院。唐文宗徵入禁庭，問道賜紫。朝士多歸慕，唯相國裴休深崇外護。師以禪教學徒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一百一卷，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以貽後代，今則逸矣，只存都序三卷。其都序畧曰：萬行不出六波羅密。禪者六中之一，當其第五，宜可都目真性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

，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真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用功。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雖得其旨，得卽成聖，疾證菩提。失卽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吳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忘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又有原人論，行於世矣。圭峯大師，分禪爲五種，以如來最上乘禪，爲達磨祖師所傳。若是最上乘，則未離教之分齊。蓋大師曾自看圓覺經，所感悟之地是也。達磨教外旨，不在于斯矣！作麼生是達磨教外旨？三世諸佛，漆桶不會參。（日佛全，佛教書籍目錄第一，二七九

(2)禪藏 本書之記載，見於圭峯禪師碑銘，與宋高僧傳，但不知是否即指「禪源諸詮集」而言？新唐書藝文志稱，禪源諸詮集一百一卷，與原人論均爲宗密撰述。肯定宗密禪藏存在的學者，爲今人冉雲華教授。朝鮮「禪門寶藏錄」中，引用「圭峯禪源諸詮集序及本錄」之言，本錄是否即指禪藏，不能明確斷定。

(3)原人論（見大正藏四五冊；**正**藏三四·一〇）此書爲宗密所著無疑，唯著作年代不明。一般稱禪源諸詮集都序爲太和七年（八三三）以後所撰，此書恐怕更在其以後所成。裴休爲此書撰序文，名曰「華嚴原人論序」，收集在全唐文卷七四三中。序文泛泛而言，對原人論內容未作提介。「禪籍志」目錄，對此書有扼要之簡介：

原人論

此書分爲四篇：一、斥迷執者：破世教言虛無大道生一氣，一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死後又歸虛無，更有何物，受身後身？二、斥偏淺者：破佛教不了義之人。雖知因果報應之理，不曉罪性本空之道。三、直顯真源者：因了義教，明衆生源。四、會通本末者：會前所斥，同歸一源。宋淨源法師，祖述論師圭峯，中興華嚴宗者，作發微錄，細釋此書。

(4)華嚴論貫 此書卷數，凝然目錄及其他許多目錄書類，均作十五卷，法界宗五祖畧記，作五卷。宗密圓覺經畧疏鈔卷二，有如下之說明：

綸貫華嚴者，由見華嚴稱性之法，恢廓宏遠，實可宗承。以文富義博，學者難見涯畔。但攻章鈔，迷於經意。致命後輩，輕於大經。云講華嚴涅槃者，但是轉經之流，或云卷經之輩。故長慶二年，於終南豐德寺，以疏中關節，綸次貫於一部經文。令講者剋意，記持經文，以將釋於此疏，勒成五卷，題云華嚴綸貫。（**正**續，一五，一〇九，B——C）

(5)華嚴行願品隨疏義記（見**正**續第七冊）此書名稱，有與其他書名相混同者。凝然在華嚴宗章疏目錄中，舉有三種：

華嚴疏義記 二卷

行願品隨疏義記，現在收藏於金澤文庫。其內容，與下面(9)行願品疏鈔相同。

(6)行願品隨疏義記科 此書恐怕即是上面(5)華嚴行願品隨疏義記之科文。

(7)行願品疏 此書唯法界宗五祖畧記著錄，可能誤認澄觀之行願品疏爲宗密之書。

(8)行願品疏科（見**正**續第七冊）此書唯凝然華嚴宗章疏目錄著錄。對澄觀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一卷圖示科段。此書更爲簡明，收錄於**正**續藏第七冊。書前題爲「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科文」；書後題爲「華嚴行願品疏鈔科文」。

(9)華嚴經行願品疏鈔（見**正**續第七冊）此書名稱，義天錄題爲行願品隨疏釋義鈔。佛典疏鈔目錄，名行願品別行疏鈔。有二卷與六卷本。大日本續藏經，作「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其下爲澄觀別行疏，宗密隨疏鈔。行願品疏，爲澄觀所撰，宗密對澄觀之疏，加以注釋，可以視爲隨疏鈔之類的著作。因此，此書乃對澄觀華嚴經行願品別行疏一卷之注釋，收攝在澄觀行願品別行疏或行願品疏鈔中。續藏經所收本，卷初有新安道奎之重刊序文，其序文中說：『清涼於大疏鈔外，已爲十卷疏，疏此後譯。而復更作別行疏，疏此一卷。圭峯作鈔釋之，最爲詳盡。』（**正**續，一七，三八七，A）

(10)圓覺經大疏（見**正**續第十四冊）此書卷數，圓覺經大疏鈔與五祖畧記，均作三卷。義天錄作「六卷或三卷」。凝然錄、諸宗章疏錄、佛典疏鈔目錄等，均作六卷。此書爲長慶三年（八二三）撰述。東大寺圓超之「東域傳燈目錄」，未有記述。明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十月，徑山寂照庵之識語中說：『除科文外，通計全疏一十二卷，計字一十三萬一千六百五十。』（**正**續，一四，二〇三，A）此書之前，有：唐江西道觀察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裴休之「大方廣圓覺經疏序」，其次爲宗密之自序。裴休之序，與圓覺經畧疏之序文相同，唯所署之官銜相異。「禪

籍志」目錄，有如下之簡介：『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唐佛陀多羅三藏譯，曾藏海寺道詮，崇福寺惟慤作疏。圭峯以爲未盡善，故重疏之，集賢殿大學士裴休序之。』

(11) 圓覺經大疏科文 圓覺經大疏鈔，著錄爲「圓覺經大疏科文一卷」；五祖畧記稱爲「圓覺科文」；義天錄將「大疏科」著錄爲「二卷或一卷」；佛典疏鈔目錄稱「大疏科二卷」。正續藏經第八七冊所收錄的，爲圓覺經大疏鈔科文（缺上卷，僅存中下二卷）。圓覺經大疏科文不存。其撰述時間，爲長慶元年（八二一）至三年，成於草堂寺。據大疏鈔卷末刊記所記：『吾祖圭峯禪師，所釋圓覺，有大疏鈔。唯□□□□□□□海東鏤版。此方字本訛舛猶多。紹興間有□□□□□□□圓澄法師（諱義和）根尋印本，募緣刊本疏鈔，開就其科，唯開上策餘科方版，未圓便自坐滅。予因領徒於嘉禾古塔累讀畧（下缺）』。

(12) 圓覺經大疏鈔（見正續第十四、十五冊） 此書爲宗密自注其圓覺經大疏之注釋。裴休圓覺經大疏及畧疏序文，均記「大鈔十三卷」，可知此書之卷數。圓覺經大疏鈔及五祖畧記，亦記「十三卷」。義天錄作「二十六卷或十三卷」；凝然錄、諸宗章疏錄、佛典疏鈔目錄，均作「二十六卷」。大疏成於長慶二年至

三年，此書之撰述，大概在長慶三年（八二三）以後，至宗密示寂之會昌元年正月之間，卷末有沙門釋心海如下之識語：『建長四年夏之比，以梅尾之本，託他人書寫畢，此書者，新渡也。當寺一本書也。能能可崇重矣。同年十月之比，以寫一本校了。沙門釋心海，生年三十二，戒臘十六。』心海爲明惠上人高辨之弟子，高辨常與弟子喜海等講解此書。又，卷末另有紹興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兩浙平江府常熟縣楊澳果居住，劉華開版之識語。正續藏所收本，其卷首附有平江府崑山能仁院沙門義和穎脫軒校定門人元慧的「大方廣圓覺經大鈔序」。

(13) 圓覺經畧疏（大正藏三九冊；正續十五冊） 此書卷數，五祖畧記作「二卷」；義天錄作「四卷或二卷」。其他經錄均作「四卷」。此書亦名「圓覺經畧疏註」，取圓覺經大疏之精要簡化而成。其撰述主旨，宗密在其自序中說：『觀夫文富義博，誠

讓雜華。指體投機，無偕圓覺。故參詳諸論，反復百家，以利其器，方爲疏解。冥心聖旨，極思研精，義備性相，禪兼頓漸，勒成三卷，以傳強學。然上中下品根欲性殊，今將法彼曲成，從其易簡，更搜精要，直註本經。』（正續，一五，五九，A）宗密自序之前，附有金紫光錄大夫守中書侍郎尚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裴休撰之「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畧序」。

(14) 圓覺經畧疏科（見正續十五冊） 此爲圓覺經畧疏二卷之科判。正續藏所收本分爲上下二卷；義天錄作「二卷或一卷」。畧疏之注釋。其方法，從圓覺經大疏鈔十三卷撮要畧出。據吳門傳教臨壇賜紫明義大師思齊之序文說：『圭峯定慧禪師畧疏二卷，畧鈔六卷，疏以通經，鈔以通疏。探蹟而索隱，辭簡而義博，則備之。』本鈔卷第一，有：「圭峯蘭若沙門宗密施大鈔畧出」，可知是由大疏鈔畧出的。五祖畧記爲六卷，義天錄作「十二卷或六卷」，凝然錄與諸宗章疏錄等，均作十二卷。

(15) 圓覺經纂要 此書唯五祖畧記與圓覺經大疏鈔著錄，均作「二卷」，不存。

(16) 金剛般若經疏鈔 金剛般若經「疏」與「鈔」，均爲宗密注釋，不存。圓覺經大疏鈔會舉其名。圓覺經畧疏鈔說：『采集般若者，由見般若破相是諸佛母，祖師深讚。遂以元和十四年，於興福寺，采集無著天親二論，大雲等疏，肇公等注，纂其要妙，以釋金剛般若經也。勒成疏一卷，鈔一卷。』（正續，一五，一〇九，B）據此可知此書確爲宗密所著。

(17)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見大正藏三三冊；正續三八冊） 宋代子璿治定的二卷本，收錄於正續藏第三十八冊。五祖畧記出「金剛纂要疏」與「金剛纂要疏鈔」二本，但不知是否誤指(17)金剛般若經之「疏」與「鈔」二本，抑係另有其書，不明。此書卷數，義天錄、凝然錄、禪籍志等，均作一卷，現存本則爲二卷。禪籍志有如下簡介：『此經凡有六譯：一後秦羅什，二後魏流支，三陳朝真諦，四隋朝笈多，五唐玄奘，六武周義淨也。今圭峯所纂要者，羅什之譯。論者，世親無著等所述。疏者，青龍、大

雲、資聖、塵外等所造。圭峯門人子璿（長水，曾註楞嚴）取纂要爲解鈔，自曰治定。』

(19) 涅槃經疏 此書圭峯禪師碑銘、宋高僧傳、佛祖統紀、五祖畧記均著錄，現已散失不存。

(20) 孟蘭盆經疏（見大正藏三九冊；正續第十五冊） 本書現存本爲上下二卷，義天錄與凝然錄等，均作一卷。卷初有宗密之自序，卷末附有繼慶之跋文。宗密早年喪親，因有此書之撰述。本書爲結合中國儒家孝親倫理與佛教思想而成。宗密在其自序中說：『宗密罪釁，早年喪親。每履雪霜之悲，永懷風樹之恨。竊以終身墳壘，卒世蒸嘗，雖展孝思不資神通，遂搜索聖賢之教，虔求追薦之方，得此法門，實是妙行，年年僧自恣日，四事供養三尊。宗密依之修崇，已歷多載。兼講其誥，用是（示？）未聞。今因歸鄉，依日開設，道俗耆艾，悲喜導行。異口同音，請製新疏。心在松柏，豈慢鄉閭。式允來情，發揮要道。』（大正，三九，五〇六，上）

(21) 注華嚴法界觀門（見大正藏四五冊） 義天錄名「注法界觀門」，凝然錄及諸宗章疏錄，作「注法界觀」，均作一卷。此爲注釋杜順「法界觀門」。卷初有唐綿州刺史裴休序文。此與澄觀「法界玄鏡」同爲重要之書。全唐文收錄裴休序文。其序文說：『有圭山禪師，歎曰：妙哉法界之門也。自非知樞鑰之淺深，識闡梟之廣恢，又何以扣其門而入之哉？於是眞以精義，注於觀文之下，使人尋注而見門，得門而入觀，由觀以通經，因經以證性，朗然如來炬火，而照重關矣。』此外，正續藏經第一〇三冊收錄宗密述「注華嚴法界觀科文」一卷。

(22) 唯識論疏 圓覺經大疏鈔記唯識論疏二卷，五祖畧記作唯識疏二卷。義天錄未收錄，可見在高麗初期已經散佚。圓覺經畧疏鈔說：『疏發明唯識者，然唯識宗旨，釋教之綱。諸論浩瀚，諸師差別，致使學者，但於部帙同偈，熟習唯識之名言，不就自心，尋伺諸法，唯是我心識之行相。遂以元和十四年冬，至十五年春，於上都興福寺保壽寺，采掇大論大疏，精純正義，以釋三十本，勒成兩卷。顯發彰明唯識宗趣，令人易見諸法唯是自心之

義理，故云發明唯識。』（正續，一五，一〇九，C）據此，可知本書撰於元和十四年至十五年之間。

(23) 起信註疏 諸宗章疏錄、佛典疏鈔目錄，均作四卷。此書現存，爲注釋法藏「起信論義記」。華嚴玄談會玄記卷二十一說：『鈔藏和尚起信疏者。此圭峯未移疏於論文下，作注以前之古疏也。』（正續，十一，一六四，C）普寂「起信要決」卷上，對此也有評述：『圭峯製注疏，題法藏撰，而懸談中，恣加添削，其旨多依清涼。至譯文中間依海東竄改義記，而當時支那不傳義記故，乃使時人錯謂注疏是賢首之製也。按注疏之改易，猶如以鎰換金也。嗟乎！圭峯若有自製作盪於賢首者，其猶可恕焉。題以法藏，肆事竄改，籍令雖有長處，而不可依用也。況其所改革，多不允當乎！幻虎所噬，不可免也。』

(24) 一心修證始末圖 圭峯禪師碑銘與宋高僧傳，均稱「修證圖」。義天錄及佛典疏鈔目錄作「一心修證始末圖」。此爲圖示起信論大綱。義天錄稱本書爲宗密述，附於起信論注釋之最後，說明爲起信論之圖。此圖是否亦爲禪源諸詮集都序卷末所稱之迷悟圖？不明。

(25) 四分律疏 圓覺經大疏鈔與五祖畧記，作四分律疏三卷，宋高僧傳作五卷。義天錄未著錄，可能在宋代業已散佚。圓覺經畧疏鈔卷二說：『疏提契毘尼者。因偏討大毘尼藏五部律等，聽四分新章，見律文繁廣，事數重疊。或是天竺風俗之事，不關此方。傳者驕於重重句數，致令修持者不知剋實要用之處。遂以長慶三年夏，於豐德寺，因聽次采集律文疏文，取修行人要行用者，提舉纂出，接引道流，勒成三卷。』（正續，一五，一〇九，C）由此可知，本書爲長慶三年夏於豐德寺所撰。

(26) 答真妄頌 此頌唯凝然錄與諸宗章疏錄著錄。景德傳燈錄附於宗密傳後，似爲答史山人與溫造尚書而作。其頌文爲：『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大正，五一，三〇八，中）經錄不見。禪門師資承襲圖，爲宗密答裴休問而成，本書不知是

否即爲禪門師資承襲圖？禪門師資承襲圖，亦稱「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圭峯答裴休問書」，不知是否或稱「酬答書」？

(28) 圓覺經道場修證儀（見正續第二二八冊）以五祖畧記開始，凝然錄及諸宗章疏錄等，均作十八卷。此書亦稱道場修證儀或修證科儀。圓覺經畧疏裴休序說：『凡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畧疏兩卷，畧鈔六卷，道場修證儀一十八卷，並行於世。』此書十八卷是正確的。正續藏經所收本，乃根據日本京都梅尾高山寺所藏本。又，圓覺經畧疏鈔卷十二說：『華嚴祖師藏和尚所製，受持大乘教儀式有五門，每門五義，在別卷中。』(正續，一五，二二三，D) 宗密此書之作，不知是否緣法藏之佛教禮儀而來？

(29) 圓覺經道場六時禮 五祖畧記與佛典疏鈔目錄著錄，內容不明。

(30) 禮懺畧本 圭峯碑銘、宋高僧傳作「禮懺」，義天錄有「禮懺畧本四卷」。佛典疏鈔目錄，著錄爲圓覺經禮懺畧本四卷與禮懺畧本四卷二書。宋代淨源「圓覺經畧本修證儀」，不知是否與之有何關係？

(31) 法義類例 圭峯碑銘與宋高僧傳著錄，內容不明。不知是否說明佛教儀禮，抑或關於起信論之法與義？或有關禪源諸詮集都序法與義之一節，另行流傳？無法想像其範圍。

(32) 修門人書 唯義天錄著錄。由朝鮮傳至日本。其書名下有「圭峯上清涼」數字，不知是否指附於圓覺經畧疏卷末宗密致澄觀之書簡，或指宗密之「示學徒文」（全唐文九二〇）？

(33) 後錄 本書唯東域傳燈錄著錄，可能爲誤記。東域傳燈錄所記宗密之著作，除本書外無一著錄，所書「宗蜜作」之「蜜」

字亦與「密」字相異，不知是否另有其人？若爲宗密所作，則「禪門寶藏錄」中，有「禪源諸詮集都序並本錄」，是否將「本錄」稱爲「後錄」？

(34) 圖六面 宋高僧傳著錄。是否即指上列一心修證圖？不

明。

(35) 偻 五祖畧記著錄。裴休原人論序中，稱編集偈言、告示、歌詠有十卷，此偈是否爲其中之一部？又，宋高僧傳說「偈議

諦等」，未知是否指此。五祖畧記又記「議論」，不知是否裴休所說十卷中之一部？

(36) 注華嚴心要法門（見正續第一〇三冊）此書任何經錄都未著錄，乃爲注釋澄觀「華嚴心要法門」，明顯地爲宗密所撰。正續藏本與澄觀之「心要法門」俱收錄於三〇三頁，題爲「答順宗心要法門」，下署「唐清涼國師澄觀撰，圭峯沙門宗密注」。

(37) 禪門師資承襲圖（見正續第一一〇冊）此書任何目錄都未著錄，其在中國與朝鮮早經散佚。本書爲宗密答裴休之長信書簡，詳述其時禪宗各派之師資傳承。宗密於「承襲圖」之前，首先簡述其傳記。其傳記，不僅局限於荷澤宗一家，即對牛頭宗、北宗、南宗、荷澤宗、洪州宗之歷史與教說，也有論及，並說明諸宗之優劣。「禪源諸詮集都序」，說明荷澤、洪州二宗同爲直顯心性宗，但「承襲圖」，却對洪州宗加以澈底批判，確立荷澤宗的優越地位。本書久不爲人所知，保存於日本日蓮宗大本山妙顯寺，後來編入正續藏。本書現存之書名，爲「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可能爲後人所安立。在此以前，尚有種種名稱。如「林間錄」卷上，有：「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及「草堂禪師牋要」。明惠弟子證定之「禪宗綱目」，則稱「圭山答裴休問書」。本書最初，恐怕未立名稱，嗣後爲引用者私自安立。現在之書名，大概是朝鮮所流傳的。

以上舉宗密之著作加以簡要說明。圭峯禪師碑銘、宋高僧傳、五祖畧記著錄，但在義天錄以後未著錄的，大概已在宋代散佚，未能傳於朝鮮與日本。

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廿六日於德山寺藏經樓。